

中短篇小说集

化妆

诚然◎著

下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化 妆

诚 然 著

(下)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一种回顾

正午的阳光从玻璃窗投射进屋子里亮丽的很是刺眼。我站起身挡上一半窗帘，又坐回到椅子上抽烟。

烟雾在我指间那支烟的一端垂直地冒着，并汇同我嘴里吐出的烟雾在半空中纠缠着飘浮了一会儿，然后移向门窗从极窄的缝隙中挤出去飘走了……

我熄灭了手上的烟，我想我该写点东西了。于是我拿起笔在纸上写起来。

我早就想写这篇东西了，我把它叫东西是因为它不是一篇小说。我一直认为所谓的小说都是作家编造出来的文本，而且是作家潜心设计的叙述圈套，是精心策划的骗局和阴谋。而我现在写的是我个人在生活中经历的真实事件。我这样做其实是在向一个女人作的某种解释。

我写的这个女人叫来临，我前些年给一家化妆品公司作区域代理，来临作为总公司的总培训师来我市搞潜能开发培训，我们相识了。来临长得还算漂亮，又小我六七岁，我们很投缘，我就想，她既然都把我们的潜能开发出来了，我干脆也把她给开发了吧，能把总公司的总培训师开发了这很有成就感。

开发来临的时候比做营销容易些，男人和女人做事的细节我考虑到纯洁文章，在此省略，好在人们可以想象出来。

我想讲述是我和来临不间断地相处七年后分手的事情。我以为在当今社会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爱恋七年是很不容易的，我愿意把这一切想象成很真心的爱情，别人怎么看我一概不管。

来临在省城的一家外企工作。去年秋天，我从南方回来路经省城，我要在省城停留一个白天，晚上才能乘火车回到我这个偏远的小城市。

我乘坐着南方开往北方的火车到达北方省城后，我走出了火车站。这时候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在省城我有些朋友，但我不想去打扰他们，就不经意地上了一辆公交车。

到一座城市我经常会是这样，坐上公交车漫无目的地随便到哪里下车，然后随便走走。

乘务员问，你去哪里？我说，终点。

就在我买完票坐在座位上，我的手机铃响了，我掏出手机习惯地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我不熟悉这个来电手机号码。我以为是有人拨错了号就切断了通话。很快，手机铃声又响了，来电仍就是那个号码，我猜想可能是我很久以前的朋友。因为我那时候做营销，比一般的人要有钱，所以大家都没手机的时候我已经拿着人称大哥大的东西在街上打电话了。而且换过几个手机之后我也没换过号码。我对那些经常改换手机号的朋友们说，你们都不像我这么“用情专一”，但是他们根本不信。实际上我也不信。

手机铃声又响了，我索性接听了这个电话，里面是一个女人的说话声，她说，盐，是你吗？我马上听出了是来临，只有来临称我为盐，鬼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称呼我，我问过她，但她不说原因，反正盐也不是什么坏东西，她愿意这么叫就叫吧。另外，她的声音有一种磁性，很像我喜欢的一位女歌星。我说，是我，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我说这话的时候朝公交车内车外地看了一遍，确定她不在附近又问她，你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是在京城还是在省城？她说，在省城，你在哪里？我说，我也在省城，我刚坐上一辆不知去哪的公交车。她说，你的老毛病又犯了，怎么总玩这种游戏？我说，没什么玩的，只好玩玩公交车！

顿了一下，她说，你到我公寓来吧，我住在桃树林北里……

我说，我找不到的，省城这么大我怎么找……要不你出来，咱俩在都熟悉的地方见面。她说，好吧，一会儿在省图书馆见……

公交车在一个站停稳后，我下了车。我在路边招手叫出租车。我总是随便坐公交车，走失后叫出租车送我返回。

出租车司机问，您去哪？我说，省图书馆。司机说，这路车再走两站就是图书馆……

我坐出租车来到图书馆，坐在花坛的栅栏上抽着烟等来临的来临。

我坐在那里想，我和来临算是怎样一种关系，想来想去只能算是情人。我又想，情人之间发展下去结局是什么，夫妻、仇人、路人，那我和她的结局呢？

我想不出来临为什么要打电话见我。

正在我想这些的时候，来临突然站在了我的面前。她还是那样玩世不恭地笑着，而且一直显得很年轻。她说，你怎么这么笨呀，连桃树林北里都找不到！我说，我笨我笨，我一个山里人知道什么南里北里的，再说，你们这个破城市瞎取名，哪来的桃树林，你一打电话我肯定找不着北。说过我俩就笑。

她又仔细打量了我一下说，你怎么不见老呀？我说，都不惑了好几年了，还不老，白头发的又增添了几根根！她说，你少跟我来白羊肚手巾红腰带，刚下火车还没吃饭吧，去家里还是在外面？我犹豫了，我怕她成家嫁了人，就说，在外面吧。

我随来临走进一家小餐馆，坐下来点了几样菜，又要了两瓶啤酒喝起来。

我和她一年多没见面了，突然有了种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来自于她不像过去那么爱说笑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问，你还在那家外企工作吗？自点点头。我又找话茬说，这一宿火车坐的，这哪是坐火车呀，我站了一宿，中国人太多了，这些人不好好在家待着，出来瞎转悠什么……

来临端起杯喝了一口酒说，你见了我就不想说点别的？我倾了倾身子靠近她说，我还想干点别的呢……当然啦，这需要你的配合……你现在过得好吗？

她放下酒杯说，亏你还知道问我好不好，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好啦！

我们都沉默了。

餐馆服务员走过来问，二位还需要什么吗？

我和来临相互看了看，同时站起身走出来。来临说，到我公寓休息一下吧。我说，好，休息一下！

来临说，你这人，让你去公寓你不去，傻看着酒菜又不吃不喝，犯毛病啦！

我说，你要再说我，我就和你结婚！

她说，晚喽！你早干嘛啦！你以为我什么人都嫁呀！

来临招手过来一辆出租车，我坐进去发现香烟抽完了，我对出租司机说，在卖烟的地方停一下。

来临抢先下车到一个食杂店买了两盒外烟递给我说，你怎么总抽鬼子烟，崇洋媚外！我反驳她说，你不崇洋媚外当什么假洋鬼子？

她没理我，告诉司机在一座高层公寓前停下来。坐上电梯的时候我轻声问她，打单呢还是成双啦？她白了我一眼说，这和你有关系吗？

进了房间，我在房间里四处看了看，没发现有夫妻现象就放下心来。

来临说，快去洗个澡吧！

我很高兴地去洗澡了，洗澡的时候我在想，演出就要开始了，所以把澡洗得很简洁，然后就回到卧室，我搂住她说，咱俩一起休息吧！她推开我说，别闹了，你自己睡吧！我愣了会儿，她走出卧室把门关上，我还是睡了。

这一觉我睡得很沉，我没有做梦。

不知过了多久，来临来叫我了，来临说，别睡了，再睡就过站了，快起来洗洗脸，时间不早啦

我睁开眼睛见来临就站在我床边，我伸出胳膊搂住她的腰。但是她心事重重地挣脱我走出卧室。我马上意识到她可能出问题了。

我开始不敢乱说乱动了。

来临在厨房里喊我，过来吃点东西吧！

我走到厨房见桌上摆了酸豆角、酸黄瓜几样菜。我又壮了一次胆说，我能喝点酒吧？她说，别喝了，伤身体！你都一整天没吃粮食了，吃点饭吧！

我就吃饭了。

吃过饭我站起身说，谢谢你，我该走了。她也站起身说，别忙，等等我，我去火车站送你。我觉得很新鲜，我和她曾经谈论过有关送别的话题，而我们共同的观点是好朋友不宜在车站告别。因为那会使人伤感。我静静地等着她在梳妆台前化淡妆，然后又换了一身衣裳。我们走出了公寓。在去火车站的出租车里，我问她，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我这样问是觉得她有事情对我说。

她说，我只想听听你的声音！我说，你没想到又见到了人……其实我的声音没什么好听的，太沧桑，太低沉，在电话里听过我声音的人都以为我是个老者，见了面都说原来你这么年轻呀！

她根本就不接我的话茬。在过去我和她在一起都是在听她说话，有时候我好不容易抢着说一句话，她马上又回抢过去。现在，她不愿意说话了。

天色渐渐地暗淡下来，这原本并不明朗的城市又深沉了一层。我开始回忆，自从我接到来临电话那一刻开始，我所有的表现都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地方得罪她的。她是为什么呢？我想不出这里的缘由。直到我检了票来到月台她拥着我说，你抱我一下好吗？

我看了看拥挤着上车的人群，我犹豫了，这列是开往我生活的那座小城市的，我敢肯定这里面有我认识的一些人。但我还是抱住

了她，尽量让自己的身体躲藏在廊柱后面。

她微闭着眼睛，显得很幸福。我问她，你今天怎么啦？她说，对不起，我也想和你亲热一些，但我马上就远嫁国外了，他是我们公司的社长……我有一个请求，你回去给我写点什么，快些寄给我，不然我就收不到了……也许，我的后半生就读着你写的东西度过了……

我开始用力的抱着她，我很酸楚，我强迫自己不要流泪。我强装笑颜地说，到了那边，和他们说，两个国家要好好相处，友好相处，都不容易……

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知道我流泪了。我推开她，快步的走上车厢。

我从车窗望去，来临从月台上消失了。

火车开动了，她突然从月台的廊柱后面闪了出来，她朝火车开动的方向走着，擦拭着眼泪。这是第一次见到她流泪，就像她初次见到我流泪一样。

回到家后，我开始为她写东西。我是以书信的形式把我与她的相识相爱以及我没有说给她的话都写到了这封信里。我觉得这封信有些重，就贴上了两张邮票，到邮局把信寄走了。我想，她接到我的信就会理解我所作的一切了，我向她表示了歉意。

令我想不到的是，三天以后，我寄出的那封信被邮局退了回来。上面有一张纸条，写着：信件超重请贴足邮资，退回原处。我马上又贴上两张邮票。开始我想把那个纸条撕下来，我怕她责怪我信寄晚了，就那样投进了邮筒。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那封信又被退回来，而且邮票上已经加盖了黑印。准是分检信人看到了退回原处的纸条，就把信又退回来的。

我计算了一下时间，她这时已经到了日本。

我被气得要发疯了。她肯定会很伤心，而且会骂我无情无义。

她只有这么一点点要求，我都没有满足她……

我原封未动地把写给来临的那封信收藏了起来。我想或许在多少年后我还能见到她，我会拿着那封信向她解释，请她原谅。

我依旧坐在那，抽着香烟。我想象着，我也去了日本，或许我离了婚，或许我变老了，依旧拿着那封未开启的信……

这篇带有辩解性文字的东西写完了。我是写给来临一个人看的。

这时候，我突然想拿出来发表。那样没准会被翻译介绍到国外，恰巧来临读到。那样的话，来临就会原谅我的。

这时候，我又不想原谅我自己了。

你那里下雪了吗

已经是春天了，这座江南古城变得和暖暖的，甚至有些燥热。天上偶尔会洒落一阵细细的雨丝，这才让人觉得有些凉爽。

这座青砖灰瓦的院落有些孤寂的凝固在那里，院子里显得很空荡，要是没有树上那蝉的鸣叫，人们会忘记这里的存在的。

晖几乎是一动不动的端坐在屋子里靠窗的那张古旧的桌子前，用一种出神的目光，透过那斑驳的玻璃，望着窗外的庭院。院子里有一棵粗大的玉兰树，树枝上开满了硕大肥厚的白玉兰花，那沁人的花香让人醉了。

那雾一样的细雨还在飘落着，院墙和屋顶的斜瓦不时有水珠滴落下来，砸到地面的石板上，然后那水珠又溅到墙根那层浓绿的苔藓上，那一片片苔藓就越加的鲜活起来。

她把目光缓缓地收回来，懒懒地倾了倾身子，目光又落到桌上那沓纸上。纸上写满了字，但只是重复的写着一句话：你那里下雪了么……

她原本不是这么沉默的人，她是个活泼得不像她年龄的人。她现在变得异常沉默了，准确地说是在那个城市领奖和一个叫北方的作家相遇之后，她才变成这样的。

自从她回来后，她就一个人住进了这个古旧的宅院里。她的家

人都以为她是在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写作，也没人来打扰她。但她什么像样的东西都没有写出来，写在纸上的总是那句：你那里下雪了么……

许久以后，她像是从一个梦境中缓过神来，又在纸上把那句话写了一遍，然后就有些按捺不住自己，拿起桌上的手机，按出这行短信发给了他。

二

他裹在一件紫色的羽绒服里，头也包裹在里面，像只圆鼓鼓的紫企鹅。脚上穿着一双笨重的军勾皮靴，正嘎嘎地踏着地上厚厚的积雪，行走在北方一座小镇的街道上。这天正好是清明节，天上却飘落着片的雪花，他的全身披了一层的雪。他这样无目的地走了很久，最后决定走回家来。

他走进了一座很新的住宅楼内，用力抖了抖身上的雪花，开门进了房间。房间里暖暖的，他开始一层一层地剥去身上的衣服，最后从衣口袋里掏出手机，坐到写字桌前。就在他把手机放到桌上时，他发现手机上有未读的短信，他按了一下，里面出现了一行字：你那里下雪了么？

他知道这是她发来的短信，她曾经说过，她会在他这里下雪的时候，来这里看雪，因为她长这么大还没看到过雪。他不会发短信，也不会上网，他与别人联系都是写信，他喜欢这样。

自从去年秋天他领奖回来，半年多过去了，他也没给她写信，他觉得给她写信也变得多余了。他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这样做。

他坐在那一支一支地抽着烟，他心里十分哀伤。每到清明这一天，他都会这样的。他刚才是去公墓看他的父亲了，这天也是他父亲的祭日。他父亲去世十年了，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很年轻，这让他

一想起他的父亲就更加悲伤。

他想着与她的相识过程。他与她的最初通信也是在十年前，那是他父亲去世不久，那时候他感到了一种与那个季节极不相符的莫名的寒冷。他写了一篇散文，篇名叫《南方也下雪么》。

他那篇散文在南方的一家杂志上发表不久，他就收到了一封她写来的读者来信。

那是一封写的很火热的女读者来信，文笔十分优美，内容是对北方大雪的向往……他读了这封叫晖的读者来信后，就想这个叫晖的女人究竟是做什么的，长的什么样，他就给她写了一封回信。写过信后不知为什么又有了一种期盼，仿佛想通过她的回信能知道江南是一种什么样子。

但是，信寄出去很久了，也没有她的回信。

他慢慢地把这件事淡忘了，他的生活又恢复了那种平静。

这年的冬天又到了，天上又下起了雪。这时他突然收到了她的回信。她在信上写的第一句话：你那里下雪了么？

他读完信后十分惊喜，他在回信中详细地描绘了雪的景致，并且把自己的亲身感受也写上，他似乎觉得还没有把雪的情境说尽，于是又背着相机拍了好多雪景，一同把照片寄给了她。

没多久，她也寄来了照片，他以为照片里会有她，但除了江南那座名楼、名湖和名岛外并没有她，他们只是相互见到了南北方的景色。

这时候，他和她都陷入了一种很微妙的境地。他这时很想和她在信中说点与心情与感情有关的事情，但他终于也没有说。他觉得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只通了几封信，就谈这些事情会显得很下作，也失身份。再者说，他并不知道这个叫晖的女人多大年龄、长什么样子。还是弄清楚了再说，不然会出现像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网上聊的挺好，一见面就很失望一样。

三

晖变得越加焦躁不安了。

她明显地也感到了他写信的口吻以及拍的照片有些灰暗，那种调子中似乎带有一种绝望的东西。她心里产生了一种拯救他的念头，但她又想不出该怎样来拯救他。她清楚，女人是应该矜持些的，但她还是没能按捺住自己的情感。她给他寄了辣椒和笋干，并附了一封很情感的信。

一个月后，她收到了他寄来的一包黑木耳和猴头菇。

这让她很喜悦，却又感到有些尴尬，因为两人原本是想交流一种形而上的东西，怎么变成交换物质了。

几天之后，她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并在这个夜晚，她写了一篇名叫《你那里下雪了么》的散文，文中几乎把与他的书信交往都如实地写下来，并憧憬了一个爱情的结局。她把这篇散文也寄给了南方那家杂志，为了能及时发表这篇散文，她又给主编附了一封信说明情况。

杂志社的主编审完稿子和信后，马上有了个想法。他觉得应该炒作一下这两个作家的事，这样可以扩大一下发行量。于是在刊登她这篇散文的上一期杂志上作了一个下期重点作品的预告，并透露了此文女作者与另一位男作家是通过本刊相识后发生的一些真实故事……还征集关于“散文是不是写真实生活及真实生活该不该写成散文”的讨论文章。

很快，她的散文发表了，她怕他看不到这期杂志，特意寄给了他一本。

她在等待着他的反应，也是想试探他的内心想法。

很快，在她那篇散文发表的下一期杂志上，刊登了一些关于怎样写散文的争鸣文章，在一篇署名“无名”的《真情美好》的文章

中，她判断文章的作者就是他。他文中调侃地说，如果自己是那文中的男人，自己一定会一无反顾地去追求、去爱那个女人。

她知道了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她高兴起来，而且更加喜欢他了。她甚至想，他才是她一直寻找的男人。

四

实际上，他早就知道她的心思，但他再也没给她写信，因为他很懂得女人。

他一直关注着那家杂志，他发现，那家杂志很会适应当前的市场，借题发挥的发了一些不同观点的读者来信，并开辟了一个专栏，对成人的情感问题进行讨论。由此把那家杂志搞得挺火。

没过多久，那家杂志社发了一则有奖征文启事，并设了高额奖金，征文主题是：“亲情·友情·爱情”。

他觉得这家杂志的征文活动很有意思。他过去从不参加任何征文活动的，他觉得征文大都是迎合一些什么，而且主题先行，这样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来。但这次他也想参加了，他似乎觉得会有一个机缘就要到来了，是他和她之间的。

他马上把那则征文启事复印了一份寄给了她。他想，他无需说什么，她肯定能明白的。

他知道自己写作实力，他也相信她的写作能力。他几乎在写作品之前就知道他和她都会获奖，而且是高一层的奖。

他很认真的关在屋子里，拼命的按着征文启事的要求开始写作了。他是一个很聪慧的人，他非常清楚自己写了那么多年还没有写出大名气的原因。他写的东西太灰暗了，而且不顾及更多的读者口味。他写的一些作品连编辑都认为很好，但却不能编发，他明白这里的原因。他当然知道怎样写征文，而且还会让杂志社和读者都叫好。

很快，他的征文写好了，并寄给了那家杂志社。之后他就不停

的查那家杂志，以期见到他自己和她的作品能刊登出来。但每期杂志上都刊登一些征文，而且作品质量都很低，他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甚至想，是不是自己寄出去的作品杂志社没收到，而且也没刊登她的作品，难道她没参加这次活动？

这次征文活动时间是一年，征文活动眼看着就要结束了，为什么还不登自己和她的作品。就在最后一期杂志上，他看见他和她的作品同时登出来了，而且还附了获奖名单，他和她同时获了一等奖。杂志社决定搞一次颁奖活动，邀请获奖作者参加。

他很高兴，想打电话告诉她，但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因为他和她有过约定，只通信，不通电话。他写信告诉她去领奖，而且说了自己到那个城市的时间。

五

她收到他的来信，自己偷偷地笑了。她开始作领奖前的准备了，她到商场买了些衣服，又买了些土特产。她想去美容院做一做皮肤护理，她照着镜子，看着自己的脸很满意地笑了，自己虽然快四十岁了，但依然很年轻……她想不明白自己这是怎么了，明知道和他这样继续下去会发生什么，但还是想这样下去。

她觉得自己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她甚至想，等见到他，不管他多大，他长多丑，她都会向他表白对他的喜欢。这是她昨天晚上的想法，早晨起来后，她又犹豫起来，因为自己有婚姻，尽管这婚姻已名存实亡。

最后她还是决定参加那个颁奖大会，她决定提前一天到那个城市，她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这样做。

他也是这么想的，他和她竟然是一样的想法。他决定提前一天到那个城市，以期能与她提前相见，或者先和接待的人约好，等她

来签到时给他一个暗示，看她长得什么样子。假如她使他中意，他会努力地得到她，以此弥补一下自己家庭平淡的夫妻生活。

但是，她离那个城市很近，她先他一步来到这里报到，她和一个负责接待的女编辑说自己佯装接待人员，等那个叫北方的作家来时，让女编辑暗示她。

她先回自己房间去了，她要打扮一下自己再来。

半小时后，他来报到了，当他签上北方这个名字后，负责接待的那个女编辑愣住了。

他和女编辑说了和她同样的想法，女编辑心里忍不住乐了，她心想这两个人很有趣，也知道他们俩的想法，觉得他们俩的年岁相貌很般配，就决定让他俩早点相见。

他刚回到房间，女编辑就打来电话请他去一下报到处。

她同时也接到了电话。

他俩几乎同时走出了自己的房间，在走廊里相遇，他俩相互对视了一下，都没有什么反应，又同时乘电梯来到一楼报到处。

女编辑笑着对他俩说，麻烦二位帮我顶一会儿，我出去办点事。女编辑说完就出去了。

六

他是个很深沉的人，而且从不喜欢先和陌生女人说话。但面对这个女人不知怎么办，他佯装翻看签到簿，他突然发现签到簿上第一页只有晖一个人的名字，第二页是他自己的名字。也就在此时，她也过来翻看签到簿……

他俩相视而笑。

这时女编辑回来了，见他俩在说话，就说，想必你俩互相认识了……我们这个活动还是缘于你们呢……你们去忙吧。

他俩走出报到处，她忍不住的说，咱俩的想法竟如此相似。

他说，这可能是投缘。

他握住了她的手。

她问他，我们去哪呢？

他说，回房间！

她说，去外面走走吧。

他俩来到宾馆不远处的一个公园，两个人相拥着四处走着看着，说笑着到了傍晚才回到宾馆。

晚餐是由那家杂志社的主编和几个编辑陪同的，这时除了他俩并没有其他人来报到。主编很风趣，说这次活动多亏了他们俩，还说假如能圆了他俩的一个什么梦，他愿意为此效劳……

晚餐后，主编他们说不打扰了，你们自行安排余下的时间吧。

他们走后，他对她说，人家都不打扰了，要么你到我房间去住……我房间只有我一个人住……一个人住挺空的。

她笑了笑说，你真会开玩笑。

她还是随他来到他的房间，他俩这时的话题已经变得很深刻了，从文学的边缘化谈到了读图时代对文学的冲击，又从人们娱乐的多元性谈到文学处于尴尬的必然性……等他俩都说得已经很累时。时间已经很晚了。

她问他，你是不是累了，早点休息吧。

他说，要么你就在这……

她很镇定地说，不住这了，说不定半夜会有人住进来……你是写小说的，怎么不会铺垫呀。

他也笑着说，好，先埋下一个伏笔吧！

他送走她后，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着。

直到颁奖大会结束，他俩分手，故事也没有发生。他心里想，就当是一个伏笔和铺垫吧。